



成都往事

余肖华/著

Once Upon A Time
In Chengdu

一段兄弟情深的江湖岁月 一段热血沸腾的灰色记忆

◎中国版《朋友》、《美国往事》

继慕容雪村之后最具有“地标性”的都市情感力作

90:00:10

你在哪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余肖华著 成都往事

余肖华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成都往事 / 余肖华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6

ISBN 978-7-5613-4032-5

I . 成… II . 余…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3551 号

图书代号: SK7N0468

成都往事

著 者: 余肖华

责任编辑: 戈 壁

特约编辑: 卢云艳

封面设计: 贾小卫 李晓书

版式设计: 李 洁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编: 710062)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4032-5

定 价: 22.80 元

恍惚的江湖路

——善与恶，只是极阳和极阴的黑白混合物，原本就是一体。——

001

世上的无脚鸟

——我的青春岁月，我的人生，在停泊与流浪之间徘徊，在盛开与枯萎之间交替。
周而复始。——

021

岁月的旧码头

——那弥足珍贵的、一去不复返的光阴，你曾经想过在那里稍做停留吗？——

045

寂寞的地平线

——只是，无法忘记一个人的孤独，该是比其他孤独更孤独的吧。——

067



CHENGDU
WANGSHI

客串的龙套

——我终于明白，我们之间隐约出现在下午茶里的泡沫，都只是我的懦弱。当我开始厌倦这段关系的时候，就会发现，短暂的欢乐只是一场骗局。———— 085

潮湿的记忆

——然而，有一天当自己的爱情突然兵临城下时，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103

破碎的天涯

——偶尔，他用很悲伤的神情看我，看得我的心更撕裂般地痛起来。———— 129

天堂的船票

——如果生命的尽头终究是分离，我多么希望他最后一眼，看到的是我。———— 155

我们的主题歌

——有时候，一首歌就代表一个人的一生。这首歌，就是我们的人生。———— 187

成都往事
CHENGDU WANGSHI



善与恶，只是极阳和极阴的黑白混合物，原本就是一体。

恍惚的江湖路

平馆烟蝉京角忌卷烹典非，民己年 2009
，天春始尸空倒扣簪带，天春始东止。来不替
尹空故歎于，春歌并冀中空半丘疑赠叩禁共
。瓶利叩志共已尘灰暮歌共中
一春折棋，里冗大时鼓曲脉肺暗首古故知
。更出陌人裹个
艮个痕在豪萨瑟拿最总卦，简辛进斯弊引
的逝，翻手辨卦，口碑的卦。口武社余土良人
蒸的色遁同不心透透转登曾，土背的卦，土铺
玉具，土木俱的突突腾腾固卦，瓶尚空眼？水
。至古尚都疑翻血心老长
人寒的烟主破，人鬼的像那个一样很易惊
前面杀只怕出者，人改个磨骨施醉柔歌泡面
个一的单筒公透最卦。干透个磨骨者新奇味
的小内助性毒肴那一粒巨颗单筒，呼人鬼
。那胀

加大做心开卦，破空飘已良从人财燥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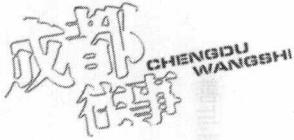
卦见音，良其卦筮，未→禁卦卦“口唇虚张”

夷虚奇卦一丁穿天合卦，未→禁卦卦“口唇虚张”

明主爻出卦，未→禁卦卦“口唇虚张”
成都
行脚

CHENGDU
WANGSHI

Chapter 1



只爱对味对的黑白张合，原本就是一梦。

2003年5月，非典席卷后的京城刚刚平静下来。北京的春天，带着肮脏空气的春天，白花花的柳絮在半空中旋转漂移，干燥的空气中弥漫着灰尘与汽油的味道。

我站在首都机场的接机大厅里，期待着一个男人的出现。

记得很多年前，我总是拿着药膏在那个男人身上涂抹伤口。他的胸口、他的手腕、他的脸上、他的背上，曾经抹过多少不同颜色的药水？那些伤疤，在他刚毅结实的身体上，见证过多少血腥残酷的过往？

就是这样一个刚毅的男人，却在他的家人面前温柔细腻得像个妇人，在他的兄弟面前热情诚挚得像个孩子。他是多么简单的一个男人啊，简单得让你一眼就能看到他内心的温暖。

突然被人从身后腾空抱起，我开心地大叫：“海豹哥！”他把我放下来，我转过身，看见他正眨着眼睛冲我笑。海豹今天穿了一件仿鹿皮绒质地的黑色风衣，他那接近板寸的短发在阳光下泛着一抹淡蓝。现在的他，蓄了些胡碴，增添了几分成熟男人的风采。

他按住我的肩膀，说：“西西，怎么用这副

痴呆表情看我？是不是看见你哥，兴奋得神经错乱啦？”我一把捏住他的脸颊，逮住不放，笑着说：“对呀，我想你都想疯了！海豹哥宝刀不老，一出场就把方圆五百米的美女杀了个片甲不留。连我都觉得你帅翻了！嘿嘿，满意啦？”

他赶紧把我的手从他脸上拽下来，一边拖着我往外走，一边说：“小魔头，大庭广众之下想毁你哥的形象啊？万一有 Fans 跟在后面看见了怎么办？看我等会儿怎么好好收拾你！”

他就是海豹，那个我从小就熟悉的海豹。一个外表冷漠、带着杀气、在刚毅的身体里裹着一颗温暖之心的男人。这个男人是娅西的哥哥，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哥哥。

我忽然想起从梦中醒来，果都暗含心出。往

昨天傍晚很意外地接到他的电话，说要来看我。我还以为他在骗我，跟他说今年愚人节已经过了。结果，他放了狠话：“好啊，小魔头！我要是在机场没看到你，嘿嘿，你就死定了！”我认真起来：“不会吧？海豹哥，你来真的？娅杰不是说你这段时间要在云南处理点事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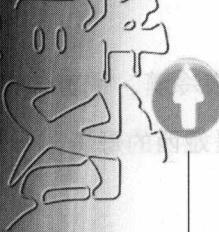
“对呀，我这段时间一直在云南，已经搞定了。今天中午刚回的成都。刚才和你娅杰哥通完电话。嘿嘿，等会儿我们两兄弟去喝酒……西西，我说真的哦，明天就过去看你……怎么样？海豹哥对你好吧？”

“好！耿直！明天你说了算！”

挂了电话，我站在马路上发呆。路上的人潮从我身旁湍流而过，就像一幅挂在我身后流动的背景图。

娅杰，是我二姨的儿子，我的表哥。我和他都跟着老妈姓。我从小就直呼他名字“娅杰”，或者叫他“娅杰哥”。其实他更像是我的亲哥哥。自记事以来，我总是跟娅杰混在一起的。

海豹、骆驼和飞机，都是娅杰最铁的兄弟。海豹和娅杰同年，骆驼和



飞机比他们小三岁。他们四人的性格特征和喜好擅长各自不同，加上亲如手足的情感基础，成为了优势互补的黄金组合，曾经造就过一股坚不可摧的强大势力。骆驼和飞机初期作为娅杰的左右手，后期两人另起炉灶，得到娅杰和海豹的鼎力相助，打下一片天地。这四个人，终究是做了一辈子雷打不动的生死之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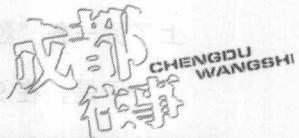
他们四个人，曾经是我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守护神。从我上全托制幼儿园开始，娅杰跟他的小兄弟们就常常翻墙到幼儿园里来看我。他们给我带糖果，然后被幼儿园阿姨追着再翻墙逃出去。我已经忘记了幼儿园阿姨和小朋友的样子，但我记得从那时起，我就自豪地向所有人宣布，我有几个很棒的哥哥……

接到海豹，第一件事就是去找个地方大吃一顿。我说：“海豹哥，既然你号称是女人杀手，那我们就去‘女人街’吃饭吧。嘿嘿，符合你的名号！”

他拍了拍我的头，说：“小魔头，还是那么调皮！真以为你哥来这儿吃饭泡妞的啊？重点是来看你的！随便找一家味道正宗的川菜馆就行了。”

我们去了太阳园门口的“麻辣诱惑”，一家口碑不错的川菜馆。我们两个人从见面就打打闹闹，聊个不停，心情出奇地好。菜上来以

后，我给他倒酒，说：“海豹哥，今天为我们两兄妹的见面，好好庆祝一下！你先自杀一杯吧！”他举起杯子，说：“听妹妹的，甩了！”——仰头就喝干净了。（成都话“甩了”在酒桌上指“喝光”的意思。）然后，两个人一起大笑起来，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Chapter 2

聊起各自的近况，我才知道，海豹这趟去云南，已经把场子转给了长期合作的当地股东。中国政府为了打击出境赌博的腐败官员，召集境外赌场代表宣读“告中国公民书”，要求所有中国人在境外开设、经营的赌场，在2003年7月底以前撤人、撤资、停业，同时加强各边境口岸管理。这就是云南政府开展的所谓“利剑行动”。

提起云南，提起赌博，不能不牵扯到我们的很多过去……

我们口中的云南，其实是泛指云南省中缅边境一带，多年来被“业内”习惯性地统称为“云南”。从95年开始，娅杰和海豹第一次去勐拉。与西双版纳州打洛口岸接壤的缅甸掸邦第四特区首府勐拉，只是一片不到五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十多年前，那里曾是毒品种植、加工、贩运的重点地区，是缅北毒品流向国际市场的

不少人在提到云南和缅甸时，第一反应就是毒品。那些偏执的人们，只是固守着他们古老而片面的意识。

90年代初期，缅甸政府开始实施禁毒计划，缅甸各武装势力作出了逐年减少种植罂粟的承诺。勐拉开始依托云南西双版纳的旅游业，重点发展“特色旅游”。关注这一地区的娅杰清楚地意识到，这里的重点支柱产业走上了另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于是，在95年的时候，娅杰决意去勐拉开疆辟土。为了这事，海豹和他争执得很厉害。海豹有他的道理。他们在成都苦心经营的场子就这么放弃，非常可惜。况且，云南边境地区始终不是自己的地方，想要去割地划圈一定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然而，娅杰非常坚持。他毅然结束了成都的场子，甚至不给海豹留下退路。我还记得那天娅杰叫我们去他家吃饭，饭桌上，娅杰突然对海豹说：“这次看来是天意，手续办得很顺利，你的我也一起办了……我必须这样做了，不然你迈不出这一步！嗯，我们去那边筹备一个新场子，就算只做百家乐也行，目的是先站住脚……另外，我已经把这边的场子转出去了，你的那份钱也在我这里……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过去拼一下！凭我们两兄弟，一定会赢……”

那时，我还是个高二的学生，对他们的事情似懂非懂。我只是知道，娅杰非要离开成都去云南发展，还要强迫海豹跟他一起去。海豹的眼睛开始发绿，他死死地盯着娅杰，凶狠的目光让人毛骨悚然。他站了起来，“啪”的一声把筷子拍在桌上，对娅杰喊：“你就这么霸道？你说要去哪里就非要去！你以为天底下的人都怕你？”

娅杰也站起来：“你咋还想不通？我都给你分析过好几遍了！锤子，你娃是不是男人！有点想法行不行！”

“你再说一遍！你他妈的有脾气就再说一遍！要不是为了保住你的命，我会一天到晚阻拦你？我是他妈的在害你？你真的以为老子吃霉了？”

“你是在对我凶？锤子保我的命？从小到大哪一次不是我在保你？还轮得到你来操这个心？你实在害怕不敢去，就给老子明说！”

海豹猛地一抬手，掀翻了桌子。酒杯、盘子、碗筷，乒乒乓乓碎在地上，饭菜、酒水和玻璃碎片散了一地。他指着娅杰说：“我害怕？我没想法？我怕你横死在云南，要我去给你收尸！”

娅杰走上去，“啪”的一声给了海豹一记耳光，声音响亮得让我耳膜发颤。然后，我听见娅杰变调的嗓音：“给我收尸？有脾气你现在就试试？”

海豹疯了似的，竟然摸出他平时最爱把玩的瑞士军刀，对着娅杰喊：“你真的以为你是龙头，老子就不敢动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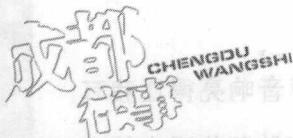
那一天，娅杰和海豹都非常激动，仿佛世界大战爆发。两个人做了几十年兄弟，第一次出现那样的场面。我一动不动地站在娅杰身边，傻在那里。

海豹正要冲上去的时候，被骆驼和飞机从背后死死抱住了。飞机对他大声喊：“海豹！你清醒点儿！你先冷静一下！”

骆驼上来抱起我，把我拖到角落里。他拍拍我的脸，说：“笨娃娃！你还站在那儿，不怕被误伤？”我目不转睛地望着海豹，他气得两眼充血，正被飞机和其他几个兄弟拖住使劲往门口拉。

海豹的力气非常大，原本就以勇猛和残暴著称。兄弟几个拖住他却不敢伤他，最终还是被他挣脱了。骆驼立刻冲了过去，他拦在海豹面前说：“把你手上的刀给我！你今天是不是连这么多年的兄弟都不认了？”海豹看了他一眼，说：“骆驼，你走开！今天这事和你们没关系！是兄弟的就不要拦我！”

“你不要发疯了！给我！”骆驼伸出手去扣住刀刃。海豹一挣扎，骆驼的手掌就被划了一道，涌出来的血滴落在地上。几个弟兄朝海豹走了过去，准备要制住海豹。娅杰恶狠狠地喊：“全部都给我出去！不要拦他！”海豹看了看娅杰，冷笑：“你还是那么有种！我们认识几十年，好像还没单挑过！”



Chapter 3

我小时候曾经见过海豹被一群少年围攻，娅杰冲上去救他，两人一致抗敌。他们身上都有一股不要命的狠劲，天生就比别人能打。二比八，结果却是八惨败。没想到，有一天他们要一对一单挑。

我冲了上去，拉住海豹的一只手不放，说：“海豹哥，你不要跟我哥打！你们两个是一家人！一家人为啥子要自相残杀？”海豹怔了一下，看着我，喃喃地说：“西西，我们没有自相残杀……”我说：“那就不要单挑！你们是兄弟，兄弟之间有啥子恩怨非要拼命呢？”他似乎冷静一些，没那么激动了，对我点点头：“嗯，我们是兄弟，我们不拼命，不拼命。”

骆驼一把夺过他手上的刀，他也没有坚持，放开了。我也放开海豹，去看骆驼还在流



血的手。飞机拿了胶布过来帮骆驼包扎，我在一旁小心翼翼地捧着他的手，伤心地哭起来。飞机吓了一跳，问我：“西西，你被吓傻啦？反应慢半拍啊……你刚才都不哭，现在哭什么！”

我一边哭一边骂他：“死飞机！骆驼的手都流血了，肯定很痛啊……你还好意思笑？”飞机立刻威胁我：“好啦，好啦！不要伤心啦！你敢再哭，我就再捅他一刀！”骆驼笑了，敲了我的头一下，说：“管家婆！”

身后传来窸窸窣窣抽泣的声音，我们转过头去，看见海豹蹲在墙角，头埋进膝盖里。娅杰陪在他身边，正一手搂着他的肩，一手轻拍他的背。我们安静地看着那两个男人，谁也不再出声，生怕打扰了他们。凶猛如海豹的男人，居然也会像孩子般失声痛哭。

结果，我高二那年，海豹跟娅杰一起去了缅甸勐拉。他们带了一些兄弟过去，在那里开设了一家境外赌场。

1997年4月，缅甸中央政府向世界宣布：“掸邦东部勐拉地区已完全清除了毒品。”勐拉清除毒品之日，即是它的博彩业崛起之时。97年夏天，离家两年的娅杰和海豹终于回到成都。那时他们的勐拉赌场已经运转成熟。

1998年8月，缅甸掸邦东部第四特区政法部颁布《缅甸掸邦东部第四特区博彩业试行管理办法》，正式批准经营博彩项目，包括大（小）百家乐、牌九、麻将、买大小、二十一点、梭哈、马格罗、电子游戏、博彩等。宽松的“法律”保障和颇具经济实力的中国赌客们，支撑起缅甸赌业的蓬勃发展。

其实，云南边境一共有三大赌城，除勐拉以外，另外“两大”分别是缅甸迈扎央经济特区，以及缅甸掸邦第一特区首府果敢。这三大赌场的老板90%以上是中国人，要不就是缅甸籍华侨，赌客也全都是中国人。

赌业，果然没有辜负娅杰和海豹，它迅速代替毒品成为勐拉的命脉。

短短几年，博彩业的收入就占到勐拉经济收入的70%。而勐拉，也沾着赌业的光，从一个小山村摇身变成名声显赫的亚洲未来第二赌城……

现在，海豹正坐在我对面，看着我微笑：“西西，在想什么呢？北京怎么这么脏，空气里都是灰呢！那些白毛毛是什么鬼玩意？”

“你说那个啊……那叫柳絮，好像是一种树上的吧？北京除了天气傻，种的树也那么傻！”我摆出一副厌恶的表情。海豹立即配合我，“嗯，这鬼地方怎么看都像农村，中国最大的城乡结合地！对，除了大，没别的。”

我笑起来：“哈哈！海豹哥，我们今天这么高兴，为了庆祝你可以当一段时间自由自在的神仙……我们今天不醉不归！”

海豹果真一杯接一杯地喝，越喝话就越多。他开始对着我语无伦次地感慨起来：“西西，我给你说，你哥……你娅杰哥，天生就是坐那个位置的人！你知不知道……他比任何人都想得远……我们两个几十年的兄弟，真的没话说！我这辈子最服的人就是他……”我舀了一碗汤给他，说：“好，我都知道。你先喝口汤吧，不要光顾着喝酒。”

他就端起碗一口气喝完，又笑：“还是妹妹好，妹妹最了解我……就像那次，我和娅杰差点打起来，我当时真的已经失去理智了，谁劝都没用……你一出马就摆平了，还是你强啊……后来我们去到那边，开头是很难，但慢慢地都好了……我就说呐，娅杰眼光太准了……我啊，生下来就是提着脑袋玩命的，深谋远虑的事情都交给娅杰……我，跟娅杰、骆驼、飞机他们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拿我当兄弟……兄弟是什么？兄弟，是舍得拿命去换的！”他有些激动，眼眶里有东西在闪闪发亮。

其实，海豹的身世很可怜，婴儿时就被扔在沙河边上，被他现在的父母捡到养大。海豹八岁时，他养父母生了一个儿子，从此以后把所有的精力都转移到亲生儿子身上……没有亲生父母的小孩是没有靠山的。海豹小时候总会惹来其他小孩的群殴。娅杰每次看到那种事情，总是第一个扑上去救海豹，结果是两人一起挨打。自我记事以来，海豹更多时候都是跑去娅杰家住的，似乎就是我二姨的另一个儿子、娅杰的亲兄弟！

娅杰和海豹的崛起，起源于一次群殴事件。那次是在一个废旧的工地上，一群少年围殴海豹。海豹脾气很倔，死死咬住一个小子的耳朵不放。他的同伴们急了，拳打脚踢，还捡起砖头砸海豹的头。娅杰赶过去时，海豹的脑袋已经鲜血直涌，但他仍不松口。在对方鬼哭狼嚎的叫喊声和厮打声中，娅杰捡起地上的半截钢管冲了上去。钢管直接插进一个家伙的后背，那人当场倒下了。娅杰杀红了眼，抽出钢管再捅向旁边一个小子的大腿，那家伙也惨叫着倒地。其他人都傻眼了，对方气势尽毁，落荒而逃。

成长的代价是惨烈的，英雄的诞生是悲壮的。娅杰和海豹从此一役成名。

少年时期，我总会在海豹的胸上、背上看见新的伤疤。那时我总是小心翼翼地帮他在伤口上擦药，问他疼吗。有一次，海豹跟我提起：“西西，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拼命吗？我的命不值钱，但我一定要让爸妈过得好！”我看着他刚毅的脸，似懂非懂地感觉到一种震撼。我坚定地说：“嗯！海豹哥的爸妈是最幸福的爸妈！你也不会有事的。你有那么多兄弟，你还有我呢！”海豹对他的养父母一直非常感恩，对弟弟也是百般忍让。自海豹赚钱以后，他每次回家都给父母和弟弟一笔钱。在家里温柔体贴的海豹和在外面杀气腾腾的海豹完全是两个人……



我看着情绪激动的他，转移话题：“这鳝鱼

应该是从成都空运过来的吧？”他茫然地望了

一眼桌上的菜，还没回答，我突然发现汤里飘

着一只小虫子。我立即对服务生大喊：“来人

啊！服务员！”穿着制服的服务生赶紧跑来，

站在我面前问：“小姐，您有什么事？”我指着

那碗汤，说：“那里有个尸体。”

那小男生一惊，面露菜色，扑了上去。当

他看清楚汤里漂着的东西时，尴尬地说：“您是

说，汤里有只小虫子吗？”海豹一下子笑了，

从之前的情绪中被拉出来，饶有兴趣地骂我：

“小魔头，你要把小帅哥的心脏病吓出来

啊！”

我还在继续深层次地研究那只虫子：“你

说，它到底是被淹死的还是被烫死的呢？或

者，是被毒死的？”没想到，居然有人一本正

经地回答我这个问题：“不可能是被毒死的，

绝对不可能！”我和海豹都抬起头来惊讶地看

他，两个人一起爆发出夸张的笑声。那个可怜

的服务生也只好跟着干巴巴地笑，小心翼翼地

说：“小姐，那我这就给您换一份汤来。”

我说：“不用了，这汤毒不死我。”然后继

续笑。海豹说：“你还是那么坏，又要别人！